

在美國看奧運

楊繼良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對奧運有全面覆蓋的報道，每天二十四小時中，奧運實況的節目佔了三分之二以上，我們只能選擇地看。老伴還在上班，跟我一起看電視的時間，每天不超過兩個小時。我就預先選好中國運動員有良好表現的內容，等她回來看。美國電視節目顯然在宣揚美國的偉大，而我們也只看有中國參與的項目。我們的結論是，凡是比體力的項目，我們是比不過老外的。技術性比較強、講究「巧勁」的，還可能「有戲」。

跳水，我們勝過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女子跳水尤其優美，三米跳板，中國囊括了前兩名，令人興奮，連看三遍。外國人看來也都明白這個項目難以和中國人競爭，以至於得銅牌的意大利選手，喜極而泣。其他國家（包括美國）的選手有身手了得的，我們也看。我們能在這裏看到許多國家能手的表演，例如男子跳水，朝鮮運動員雖然不能得獎牌，但我們都覺得他很了不起。

三大球類，中國能夠稱道的是女子排球。儘管NBC的覆蓋面很廣，卻只播送了美國男籃對塞爾維亞，不播送中國女排對塞爾維亞的決賽。平心而論，我們的體力遠遜於人，足球和籃球都要滿場子奔跑，我們和洋人不可比擬。也正因為如此，覺得要贏得其中之一，已極難得，所以就會有NBC偏心的感覺。又例如，對許多國家得獎的選手，都會有特寫的訪談，唯獨沒有對中國選手的訪談。我覺得這也是偏心，但轉而一想，接受訪談的都是英語國家的選手，語言障礙客觀存在，未必就能證明人家有偏心。

體操項目，過去也曾經是羅馬尼亞和中國的強項。這兩個國家的選手過去得獎多，都是體態健康的青年。但這次我看到的美國女子體操隊員中，那位十九歲、身高僅一點四二米的西蒙·拜爾斯（Simone Arianne Biles）的大腿出奇地壯實，比中國少女的腰圍還要粗壯。中國選手從空中落下時，缺憾多數是站不穩，而拜爾

斯落下來，必能堅實站住。從我這個外行來看，她那兩條大腿，不但粗壯，而且整個兒是堅硬的肌肉。在奧運開幕前，《時代》周刊對這屆奧運作了預測，以拜爾斯為封面，說她「把體操運動推向一個新的極限」。我們在美國看到的白人少女，個個亭亭玉立，哪裏見到有如此壯實的大腿？老伴有個美國同事，上班時議論中國的體操隊說，體質跟美國選手相差太遠，難怪敗下陣來。信然。

人種之間，體質各異。非洲的黑人，腿特別長，一步跨出去，至少有我們的一步半。他們捷步如飛，令人想起對羚羊的讚美，我們是沒法比的，所以我也就不看賽跑的節目了。我想，舉行世界運動會，得以盡量表現各個人種的特點，使觀眾知道人類的極限是由不同人種所共同創造的，不應該因為沒有使我們中國人揚眉吐氣的項目，就不願意花時間去看的偏見。在賽跑這樣的項目上，美國仍然得了許多獎牌，看領獎者註明為美國人，但皮膚顏色棕黑，顯然不是典型的美國人種。再一想，美國是個富裕的移民大國，對全世界的各色人種，都有強烈的吸引力，奧運會上美國穩坐第一，理所當然也。在奧運會最後一天，我們去訪問一位當地的白人教授，他當然談起上述的拜爾斯，可見在他看來，膚色和人種已經與國籍沒有關係了。

行筆至此，不禁想起自己對奧運最早的一個回憶。一九四八年參加倫敦奧運的，有上海的聾啞人樓文敖。第二年我在上海看英國人拍攝的記錄片，一個多小時的電影中，樓是唯一的中國運動員，鏡頭延續時間不過兩、三秒，想是電影公司為在中國能實座而特地加上去的。就這短短的瞬間，全場熱烈鼓掌！在一九六〇年後的飢餓年月，樓隨許多人去香港打工謀生，從此「不知所終」。這次女排隊員的佼佼者朱婷，出生在河南一個農戶家庭，曾因為家中經濟狀況不佳，差點就在初中時就要上工轅學打工的命運。幸而未婷所生活的中國，跟樓文敖的時代大不相同了。我國人民的生活水準，距離美國和英國太遠了；奧運成績是人民生活程度的客觀反映，我們還有遙遠的路要走啊！

窮遊路上看「瘋」景

李貴平



每年夏秋，總有人在論壇上熱曬他們的窮遊心得，經心靈「大咖」烹製，便成了「天地有大美」的勵志大餐。

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心頭有激情，腳步行萬里。我懷疑窮遊者是被荷爾蒙洶湧的自媒體鼓動出門的——自媒體高唱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他們從公路電影裏列出各種浪漫故事忽悠你隻身出戶：途中互助，雨中愛情，沙發借宿……而當窮遊者揣着幾十、百把元邁出門，路上看到的多半不是風景，而是他自己的「瘋」景。

誠然，很多原始落後的地方，人們熱情淳樸，但他們的日子都過得不寬裕。如果他們為行遊者付出太多，留給自己的就少了。面對人家的善行，窮遊者於心何忍？何況這年頭，隨着旅遊開發的升溫，想像中的淳樸之地已越來越少，心甘情願為別人付出的人也越來越少。我經常覺得，世俗當下，人的善心大多只殘存於文學作品或小時候聽老祖母講的童話裏，許多事沒那麼美好，沒那麼浪漫。就像詩人總喜歡對自殺者賦予「含笑跳樓」「飄然而去」的廉價美譽，他們是坐着說話不腰痛的那類人。

我侄女是個小美女，上個月她從西藏回來，滿臉憔悴，眼神呆滯，被我誤以為是個搞砸了的盜墓者。侄女連睡三天大覺、連吃三天火鍋後才「重見天日」。以後她逢人就說：窮遊不靠譜，盤纏不可無。

侄女說，去西藏旅遊，沒揣四五千元在身上請別上路。你當然可以選擇青年旅館，但環境稍好、價格便宜的都人滿為患，旺季還得提前預定。門票呢，僅參觀布達拉宮就二百元人

民幣，還得預約——你總不至於翻牆進去被員警叔叔擰小雞兒般送進治安亭吧。西藏很多地區不通車，景區又都較遠，如從拉薩去納木錯就需租車夥拼，顛簸五六個小時。另外，在遠離故鄉的青藏高原萬一患了肺水腫，那就不只是錢的問題了。

「我孤零零地沿雅魯藏布江往日喀則走去，兜裏只剩四十多元了。天上烏雲鋪天蓋地，雷聲滾過頭頂。很快，乒乓大的冰雹劈劈啪啪砸下來，再就是滂沱大雨。我背着被淋濕得格外沉重的旅行包，一拐一瘸走在荒野上，不知摔了多少跟斗，渾身是泥。路上，我不再指望有個騎白馬的小夥兒手捧格桑花大嘯一聲將我攆上馬背，只想有個過路車兒學一學雷鋒。可疾駛而過的車輛很少有理我的，偶爾停下的人又在我身上東看西看。我都要瘋了……最後兩天我已身無分文，走進一家四川人開的餐館申請當洗碗工。」

侄女的話，也讓我想起自己的一件尷尬事。前年秋，我在西部某大草場，用16—35mm鏡頭拍了張牛羊在河邊吃草的片子，攤上大事：一魁梧漢子忽然從草垛裏冒出來，他黑着臉數着我相機上拍到的牛羊，提出按每張三十元交四百八十元「道具費」，否則別想走人。講價半天他打個狠折，收了八十元。在冰川拍照，我剛擺出該死的V手勢，雪地裏跑出兩名漂亮女子，笑吟吟地一左一右依偎在我身邊——不是我長着一張俊俏小男生的乖臉，而是我這遊客肯定帶着錢包。嘩嘩一聲，四十元沒了，美女伸出的手兒不是來抓風的。

那種場合，如果是個窮遊者，恐怕只能祈禱當個土行孫，遁地而逃。這年頭，沒有誰僅憑一颯渴望被幫助的心，就敢貿然行走天下。外面的世界光怪陸離，如果你錢袋裏沒有過得去的底氣，你就會受不少窩囊氣。



八月二十一日，我早早下樓散步，準備九點一刻回來看里約奧運會女排決賽。散步中碰到鄰居，都是半熟臉，相互搭話，幾乎都說一會回去看女排比賽。回家剛坐定，手機發出響聲，打開一看，是遠在多倫多的女兒和外孫女發來的資訊，說他們已吃過晚飯，正準備看女排決賽。相距萬里，一場比賽，牽動着不知多少人的心。

這次中國女排出戰奧運會，我們既抱以期待，但也不過望。小組賽第一場對荷蘭，中國隊員表現低迷，本來年輕隊員難免會有此情況，但我們有些失望。以小組第四的成績出線，中國隊的第一個對手又是東道主、衛冕冠軍的巴西隊，中國隊曾十八次失利於對方，加之全場山呼海嘯般的聲援，我們對比賽就更沒有多少信心。但誰知峰迴路轉，在這場關鍵的比賽中，中國女排氣勢高漲，放手一搏，在先失一局的極其不利的情況下，追成二比二平局，最後逆轉取得勝利。接



的專家Simon Maguire。他告訴我，這部《第二交響曲》手稿之所以估價高昂（三百五十萬英鎊），一則因為它完整，二來因為譜面上有馬勒以藍色蠟筆標註的改動部分以及他的親筆簽名。

馬勒《第二交響曲》用了六年時間完成。首樂章於一八八八年寫成，第二至第四樂章在一八九三年寫就，第五樂章卻遲遲難動筆，因為找不到靈感。一八九四年，指揮家兼鋼琴家彪羅去世，馬勒去參加他的葬禮，在現場聽到讚美詩《復活》，頓覺靈感天降，迅速為《第二交響曲》寫下一個恢弘闊大的尾聲。

《第二交響曲》的手稿字跡如此齊整，這是我沒有想到的。馬勒的花體字寫得很漂亮，工整中又透出些瀟灑與秀麗來。樂譜最初以墨水筆寫成，後來改動時用上藍色蠟筆。雖說作曲家在初稿寫成後又多次增刪音符及段落，但整個譜面上看去並不凌亂，足夠讓膽譜員和樂譜出版商看得清楚。

說到字跡清楚且工整，蕭邦、舒伯特和孟德爾遜等作曲家都值得稱讚。耶魯大學圖書館藏有德國作曲家孟德爾遜的若干手稿，譜面上每個音符和每處標記都清楚易明，而且幾乎見不到修改的痕跡。單看樂譜，我們幾乎已可以猜出，作曲家本人必是衣着得體且彬彬有禮的模樣。舒伯特的手稿雖說不及孟德爾遜工整，卻也相當漂亮，筆跡順暢自在，幾乎沒有塗抹的痕跡。這位天才作曲家只活了三十一歲，卻寫下十部交響曲、十八部歌劇、二十二首鋼琴奏鳴曲和超過六百首歌曲。他多忙啊，忙到自己曾經寫下的旋律，過幾年又聽到，竟認不出來，哪有閒暇修改舊作呢？

相比馬勒和孟德爾遜等人，貝多芬則顯得任性許多。現藏於紐約摩根圖書館與博物館的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鳴曲》（Op.96）手稿，字跡相當潦草，譜面上有大



劉斌昆，有「江南第一名丑」之稱。他生於一九〇二年，是南方京劇界中，最為傑出的丑角演員。劉斌昆出生於梨園世家，父親劉燕雲、大伯劉祥雲，都是著名的武旦演員；弟弟劉韻芳，是著名的文武老生。劉斌昆長期與周信芳合作，為周信芳配戲，對「麒派」的形成與發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劉斌昆早在七歲時，就隨父劉燕雲在鎮江登台唱娃娃生。他好學不倦，博採衆長，熔徽、漢、崑、梆於一爐，功底深厚，能戲極多。如《九錫宮》中的程咬金、《活捉三郎》中的張文遠、《瘋僧掃象》中的瘋僧、《群英會》中的蔣幹、《審頭刺湯》中的湯勤等等。他還能兼演老旦，每當周信芳貼演《清風亭》時，劇中賀氏一角，必請劉來扮演。兩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另外，他還先後參加拍攝過京劇藝術片《尤三姐》、《四進士》以及《十八扯》等劇目。一九三九年，他在上海與筱翠花合演《大劈棺》，創

震撼，女排精神

着又在準決賽中打敗曾在小組賽中戰勝過中國隊的荷蘭隊，挺進決賽。

決賽在中國隊與塞爾維亞隊之間展開，第一局中國隊被对手的氣勢打蒙，以懸殊比分落敗，我們的心又緊了起來。但從第二局開始，可能是因為受到巨大壓力的緣故，中國隊反而放開手腳，徹底一搏，連續拿下兩局。第四局打到二十四比二十二，中國隊只領先兩分，令人緊張窒息。此時，塞爾維亞隊失態，發球失誤，接着中國隊發球，塞隊接球，提供一個機會，中國隊打了一個漂亮的探頭，取得最後的勝利，終於第三次登上奧運會冠軍寶座。

什麼是女排精神？團結一致，不畏艱難，頑強拚搏，勇於攀登。這或許不是最精確的概括，但就是這種精神，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起三十多年來，激勵了各行各業各條戰線的國人。中國女排不是這次里約奧運會最強之師，出戰過程遇到重重困難，但就是靠這種精神，一步步艱辛前行，終於取得最後勝利。

關於女排精神，我還有一段難忘的記憶



量炭筆塗擦及修改的痕跡，想來除去作曲家本人，其他人要想清楚辨認這份手稿的內容，恐怕需要花費諸多心力。貝多芬可不像馬勒那樣考慮周詳，寫作時用墨水筆，修改時特意改用另一種顏色的蠟筆。這位偉大德國音樂家的譜面，與他的性情一樣，桀驁不羈，不管不顧：小節線常常是歪的，譜面記號也每每一筆帶過，以至於我們很可能分不清樂譜上的那道弧線究竟是連線符，還是刪除標記。對此，作曲家倒也不乏藉口：「我可沒有時間將那些音符一個個畫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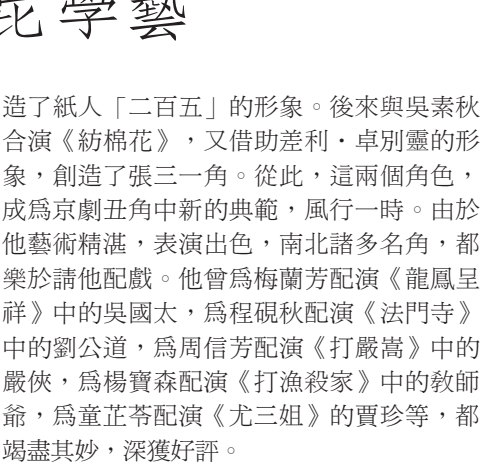
貝多芬脾氣很倔，晚年聽力衰退後，愈發孤僻古怪。若他生活在今天，很可能是那種「一言不合就飆車」的性格。一八〇四年，三十四歲的貝多芬開始創作《第三交響曲「英雄」》，本意為獻給他心目中的英雄、法國將軍拿破侖·波拿巴。當時的拿破侖，在霧月政變後主政法蘭西共和國，推行多項改革，並頒布《拿破侖法典》，讓當時歐洲激進的學者及藝術家，見到了久違的希望。誰想，一八〇五年貝多芬完成《第三交響曲》後不久，即聽聞拿破侖稱帝的消息。作曲家極其憤怒，劃去了樂譜手稿封面上的「波拿巴」，甚至因為用力過猛，在譜面上戳了一個洞。

潦草也好，齊整也罷，當年的作曲家寫作音樂總離不開紙與筆，不像今日的作曲家可以借助電腦軟件創作。在十七及十八世紀，紙是很貴重的東西，所以巴赫的手稿通常寫得密密麻麻，絕不浪費物料，



馬勒《第二交響曲》手稿首頁清晰可見刮塗的痕跡

作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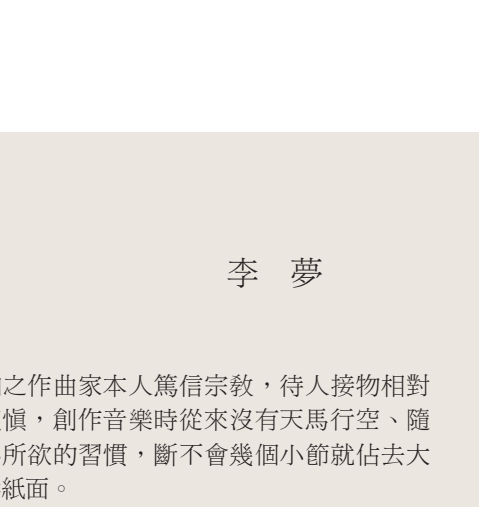


劉斌昆所以能在丑角藝術上，無所不能，多才多藝，這與他的四處求教、刻苦學習是分不開的。在他一生中，他曾先後拜了十位名師，都是各劇種中頂尖的丑角前輩。其中有京劇的郭春山、蕭長華、克秀山，梆子的董紫紅，徽班的趙桐順，崑曲的陸壽卿、孫履安、徐凌霄，漢劇的李春森等，這麼多優秀的丑角老前輩，都看中他的天資聰穎，努力發奮，樂於將自己的拿手好戲，全都傳授給他，使他能將各家精華，薈萃一爐。無論是郭春山、蕭長華所教的京劇文丑戲《風

。早在一九八四年八月，朝鮮政務院總理姜成山訪問中國，胡耀邦總書記在北戴河會見。雙方落座交談後，胡耀邦設宴招待。正巧這時，中國女排參加洛杉磯奧運會，與美國女排交鋒爭奪冠軍。這引起雙方的很大興趣，交談過程中比賽情況不斷傳來，直至最後中國隊以三比〇戰勝美國隊奪得冠軍。雙方互相舉杯祝賀，此事已過去三十二年，但當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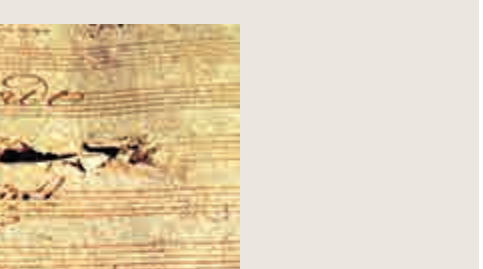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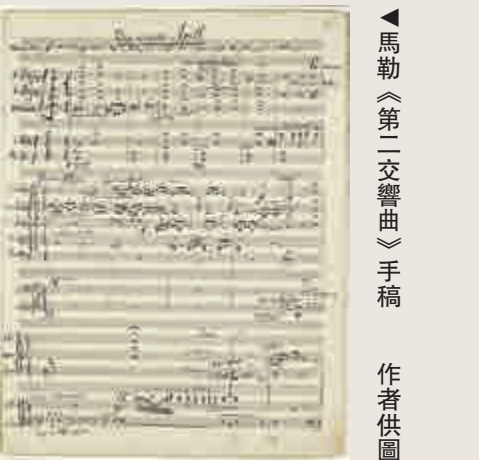
中國女排戰勝塞爾維亞隊，奪得里約奧運會女排冠軍，我們看罷電視直播，總算鬆了一口氣，心中為女排勝利而歡呼。這時，外孫女又從多倫多發來微信說「真棒！真棒！」多倫多已過夜裏十二點，我勸她「安心睡覺」，但她卻說「還要看頒獎」。當然我們也等着看頒獎儀式，看女排隊員登上冠軍獎台，升中國國旗，奏響中國國歌。

這次里約奧運會，中國隊遇到很多意外挑戰，準備有所不足，成績有所下滑，但女排最後為中國隊爭了氣，弘揚了國威，受到國人和海外僑胞的慶賀，也受到各國媒體的廣泛讚譽。震撼，女排精神，永不過時。



另一位偉大的德國作曲家布拉姆斯也是這樣保守且嚴謹的性情，他和華格納都身處浪漫主義及現代音樂交界處，當華格納奮力向前探索時，他選擇回望，固守舊法，倒也沒什麼不妥，只是難免被當時的激進派嘲笑奚落。有趣的是，布拉姆斯活躍的年份，因鋼筆的出現，鵝毛筆正處在被淘汰及遺忘的邊緣。這位大鬍子作曲家卻有些固執地堅持使用鵝毛筆作曲，且將這習慣保持了一輩子。

都說字如其人，當我們觀察一位作曲家的手稿，再與他本人的性情對照來看，竟能發現不少相似之處呢。



貝多芬《第三交響曲》手稿首頁清晰可見刮塗的痕跡

作者供圖

筆誤》、《刺湯》，還是董紫紅所教的梆子武戲《跑樓》、《小磨房》，以及陸壽卿、徐凌霄所教的講究身段、說表的《借茶》、《問探》和漢劇李春森所教的地方色彩濃厚的《廣平府》、《審陶大》等，都是精心教授，各有絕招，極見功夫。最為人感嘆的，是徽班趙桐順的教授方法。劉斌昆初到趙家，趙桐順老師什麼戲都沒有教他，就叫他從早到晚都是「蹲矮子」。一天到晚，無論做什麼事情，都不能站起身來。除了睡覺，就只能蹲，這一蹲就是三年。劉斌昆開始吃不了這個苦，曾經偷偷的逃過幾次，但最後還是堅持下來。趙桐順老師這種教授方法，一是磨磨他的性子，而更主要的，就是逼他練出了扎實的基本功。他在台下能連蹲三年，再到台上演出武大郎、矮腳虎王英這類角色，豈不是輕而易舉、毫不費勁？三年以後，趙桐順老師見他能堅持下來，心裏喜歡，覺得孺子可教，便將自己所有的拿手好戲，全都悉心傳授給他。從而，錘煉出他這名「能文能武」、「崑亂不擋」的「江南第一名丑」。